



上图：浦东美术馆三层镜厅的《东方少女》雕塑以及走过的路人。

图 / 浦东美术馆提供

则以《丽人行》表现出来。“这样一种一系列的审美发掘，不仅造就了陈逸飞的艺术，也造就了上海诸多文化的繁荣——我认为他是《繁花》美感的创作者。”许江说，“还有他的藏民题材作品，粗犷的，是现实主义的，亦是富有浓浓诗意的。”总之，陈逸飞不仅仅是一位画家，也是一种文化现象，是当代海派文化的重要推动者。

艺者当学之飞

“时代逸飞”这一展名，令许江颇多感慨。1928年，如今中国美院的前身国立艺术院创立的时候，首任院长林风眠先生提出四句教，“整理中国艺术、介绍西洋艺术、调和中西艺术、

创造时代艺术”。无疑，在浦东美术馆看到“时代逸飞”，就可知逸飞亦是在尽力做到这四句教的。

许江提及林风眠的墓就在上海。对于曾担任中国美院院长多年、如今又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许江来说，这四句教触动他一直在思考：沪杭之间艺术家往昔就是联动的，甚至当年诸如潘天寿、吴大羽就奔波于上海与杭州之间。两地文化气息的互相滋养——上海都市文化那种洋派，与杭州古城之韵，让沪杭双城互相成就。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，住在上海的颜文樑先生就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任副院长，后来又担任浙江美院顾问。从国立艺术院，到中央美院华东分院，到浙江美院，再到如今中国美院，一脉相承。

许江提及自己早年学画，当然是受到上海画家的滋养。陈逸飞、夏葆元、俞晓夫的素描稿，都曾经是他的临摹对象。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画册，都是一些照片——翻拍又翻拍，已经有点儿模糊的黑白照片。但对于当年的学画者来说，都已经是如获至宝了。及至后来见到那些照片中素描作品的“始作俑者”，许江感觉无限怅然。

如今来不及怅然。在AI时代来临之际，许江看到传统架上绘画以及当代艺术都受到种种挑战。“AI是把双刃剑。在诸多方面挑战传统的时候，也为未来创作产生深远影响。这时候，我想到陈逸飞海上风华一些作品、藏民作品中出现的表现主义的变形，这都体现出一个上海画家自我塑造、追求向上流动的那种力与魄。更加之他的大视觉艺术概念。对如今我们理解AI都有助益！那是一种追寻时代的生命张力。”

曾任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会长的赵抗卫本身也是一名画家。他说，“陈逸飞作品不仅有传统性，还绝对有时代性和当代性”。“时代逸飞”总策展人冯远说：“陈逸飞不仅是上海的儿子，也是中国的儿子，更应该是世界的儿子。”对此，许江向记者说道，艺者如飞，陈逸飞的艺术开启未来，光照后辈！